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

鉛山張祐校編

送黃文敬長岱山序

天下之都邑京師為大天下之川澤海為最大
北至于京師東南觀于海皆雄奇之遊或無因
而往則想慕而不可親憾於心者有矣江淞貢
士黃文敬去年會試中書今年赴官海上余故
喜其有行也文敬居蕪湖自少有能文聲端厚
專勤蘊德不伐弟子盈門禮法森整邑大夫樂
稱而爭重焉及領薦鄉闈羣情慶愜以其氣清

神臞不開於跋涉風雪萬里將有難色乃慨然
長往旅食燕山不特與四方豪俊角一日之長
而九重之巍巖萬國之朝覲凡可娛心耀目者
無物不備志雖弗合而歸其識則廣矣行省授
岱山書院山長岱為海島隸四明渺然波濤之
黑蔚然林薄之翳精舍數椽命官任教將以文
明被于幽遐文敬越大洋登講席吐其剩餘化
漸卉服無金穀塵鯁于懷徜徉憑覽挹嗽光於
未晨睇神州於無際且有珍鱸美錯之饒饘商
貨舶之富可泛視為海之窮裔哉又得往來郡

城文學儒流星聯壑聚日交接以資見聞至於
飛翰驅辭尤足聳撼轅門大府以流譽于時遊
之雄奇者兼得之矣余與文敬為同郡人前後
俱以易貢為同道復同選為浙東教職在斯文
素為同心明年春承乏越上則文敬進脩之功
益倍儻思夙昔相與之至尚肯為余一來乎

送司獄易元允序

國家立法忠厚麗禁典者固不貸其辜亦未嘗
不閱其命曲全有生之理於天地間也園土桎
梏之設尚矣飢有廩疾有醫建獄官以掌視不

惟要繫無逸泄之虞且俾矜撫或平反而得其情法之忠厚如此尤貴得忠厚之人以行其法爾易君元允端之世儒嘗以簿書贊治于憲府藩閫受太平路司獄人或以君之才猷使得佐郡宰邑則惠澤可以及民獄官之任若不足以淹歲月也是不然夫恤刑好生之德自唐虞三代而降雖以漢唐盛時猶有愧焉今朝廷刑罰務於寬平故獄官所繫視以為重太平囹圄寔然比者饑歲加以兵興累執之徒不能無矣每郡府之推讞憲輅之審錄莫不嘉君能官豈非

忠厚之人哉嗟夫民有訟則陷於獄也無訟則獄無設可也使長民者理之有方導之有素孰不汲仁焉遷善而遠罪訟何由生君秩滿將有長民之責尚其以無訟之本反求諸身哉

送采石山長濮友文序

江南山水雄麗之區以采石稱樓觀亭祠皆據勝境跨高冥俯清冷可以縱心目之娛覽臨流而塵室宇巍華貨貿充溢民業醅釀多致殷富宜有書院闡教敦俗庶俾其人不至荒於遊逸急于驕奢也書院創自淮陽獻武王保定張帥

地當四達之衢往來者陸則車騎水則舟航過而瞻禮充衆焉至正己丑歲余客昇與番易許栗夫於御史家聞有談采石書院山長之美者因叩姓名則知為濮君友文中山人也御史歎曰安得與斯人接辭我明年濮君來昇御史見而傾倒余與許亦在坐此識濮君之由也又明年余歸太平望采石幾一舍雖相遇不獲而相知不淺及壬辰孟春滿代矣君在官復沒產曰三江渡歲賦水利供祭祀脩完廟學乃塑獻武像祠以報功自喜錢穀少而出納不煩得以詩

江徜徉於山水間與天地清氣酬酢物表亦教官之高致也况能以闡教敦俗為務儒家子弟尊其師道德藝是習雖欲游逸驕奢寧不警省於心哉君文獻之族才識老成衣冠言動有故家風度嘗歷江寧武康教諭升今官將由是表儀侯泮教行千里之郡其績業有加於此從可知也

送浮屠慧師序

始吾見遊方之外者入空寂出倫理與吾道不類也既而行南北歷名山大刹時與釋子接或

博辯多聞或靜默有覺或記閱能文章皆知仁
義中正之旨至其祝釐于上有君臣之分焉不
忘所自出有父子之親焉羣居怡怡規諷以善
有兄弟之情朋友之誼焉則既與吾道類而又
嚴敬其師勤勞不懈一得所傳心領膺服終身
不悖而吾黨反難能也從吾游者崔生子元義
興人也來姑孰寓光孝禪寺上僧慧師日巖乃
其鄉人因生過余目其威儀則服行戒律者也
耳其言論則習聞聖人之道者也其學以無為
為宗以不二為法以去死生為向方以實相具

足為歸宿吾知其有可尚者未幾崔生請曰慧
有母在堂其授業之師亦居義興而敬師之禮
甚至歲時省視往來以為常今又將去以其平
日好與文士游故賦詩為贈願先生序之嗟乎
天道不外乎人理佛氏功行之脩無擇於巨細
况孝敬之心不衰則其天者全矣吾喜其與吾
道類且有吾黨之難能者安得不與之言哉

送教諭彭景先序

江東文物番為盛僕兩入京見南士官館閣翰
監或負才學旅遊棲_匕以至賓貢春官番人居

多比叨祿金陵見仕郡邑掌校庠者復多番人
時景先彭君受當塗文學自番赴官便道過余
一見如素識言論英蕤理富機敏知其學有本
原信宿辭去余既歎不獲與君久相從游然獨
喜吾邑得賢教官今年夏代歸私慶日被薰淫
君尋滿秩會方新而別已迫固不得不鞅上于
懷也曩柄臣奏廢科舉三臺二十二憲司上疏
請復不得命御史及各道憲節以文藝試士為
教官時南北學者無階取仕與選則榮炫如擢
大科老戰場屋者咸樂就試君以御史舉名占

高等及來蒞職堂揭誨語敦厚儒習俾知所尚
逢掖敬從學素無帑庾缺祿給晨夕君介守冲
澹無苟得意部使者及郡監守知而嘉歎分泮
廩充俸著為定令有祿遂自君始其盡心學務
勤若理家廟宇齋廬葺治完美創亭宮墻左地
幽景曠俯仰山水相忘於物外顏以樂山水亭
而理致高遠矣僕已慕番盛文物而君復若是
尤有光於斯文哉今朝廷屈羣策以綏萬方使
在位效力者如君不少曠瘵則臣職備而王化
洽而君之才有可嘉矣其去也貴公俊士羣餞

溪郭俾僕叙其事如右

送汪教授序

汪氏為神明之胄居新安七百餘年族屬蕃衍復多賢秀其福澤流被雖久益深而又有若處謙先生者出君子謂積善之慶果有餘也先生之應儒官也始諭長洲調長清獻書院升嘉定州教授凡三仕皆久任最後典教姑孰姑孰學校東南稱第三匹休於漳明士風淳厚稱小鄒魯先生視事似不能言若不勝衣者及其登講座進諸生導誘淳懇羽翼綱常表章道義使先

王遣教之懿入耳而著心嘗與郡侯大興堂試倣科舉式所選多髦俊文風乃振其接物和易至於不可則義形於色志莫能奪又人之所難也甫歲餘即引退士子驚愕相與議曰先生備天下之達尊神氣彊健才學精覈乃高舉而去弗克盡摠所能曷有以為賢者之留遂相與力請而其意不俞矣僕等出入泮林望其表儀而起敬知其長育文獻之邦父兄師友漸陶有素故見聞異常人雖老猶不自足視世之苟利祿者往以去官為戚而印綬不忍去手其所為

何如也先生由此佐大府宰鉅邑推善教之心以施於政則功惠及民如春陽時雨溥煦無窮余將側耳以聞嘉聲亦有以慰此心云爾

送醫官黃與任序

歷代陳迹去今懸遠矣論及漢唐全盛時猶使人欣快於百世下况當海宇混一而文明隆熙之治與覆載無極雖漢唐全盛之天下不能比其什一士生斯世身親遇目親覩凡德學技藝充足於已度可濟用者願效力行志自拔衆中奮袂振策趨集京都星拱雲合不特受官可以

為榮得祿可以為養而且水浮陸輾經閱萬里遐邇如周旋堂室間喬嶽巨鎮之竒大河清濟之雄皆在指顧又得仰瞻宮闕神麗以至廟廊列司之崇貴車馬人物之繁華常紛紜而日接此黃君與任所以兩入京都意有在於茲歟君儒而醫者也意氣動當道因為醫官歷長林右鄖樂平陞太平路醫學教授使其在京師擢置長選累資級以踐清華則興事樹功將無不可僅官於醫志若未就然而遠游勝歷見漢唐全盛之所無居其職又足專衛生活物之寄其亦

可矣黃氏家新喻其業儒醫傳已七世君從祖
曉峯官奉訓大夫臨政州縣利澤及民壽幾百
齡詩文成編於軒岐而下諸家之書領悟要旨
秘方靈劑世未知者悉授與任自其耒肘教印
郡府官僚寓公多士及閭閻庶民恃以為命切
脉視證究極根源叢草木玉石昆蟲諸品遠君
臣佐使之宜或相助以全其性或相制以成其
用易呼號為歡欣起沉篤為康裕然郡官寓公
士民所產之地有北庭焉有西域焉燕魏齊魯
馬江淮荆粵焉稟氣異而致疾不同君隨類應

其服餌無溫涼寒燥之偏乃家傳之有徵也今
將別去醫家者流羣謁文以為贈余惟黃君以
仁名其齋以同仁名其堂天地生物一元妙化
運行無間全體皆仁人具是理惻隱慈愛之真
隨在呈露醫者功用最近於仁視人疾痛癢病
皆切於己矧君講求儒術苟克治存養使仁之
性純乎內拯療惠濟使仁之道周乎外由教一
郡等而上之其仁流浹益遠京都熟路遄復馳
驅則異時之所遭異乎曩時之所遊也

送黃尚明序

凡邃於學而豐於文必以極致為歸宿之地所
由得者有二焉沉潛乎幽窅以畜其才也經涉
乎廣遠以充其氣也方其闔戶深居稽經繹傳
雋嚼六藝羅絡百家燈鈔曙闕手不輟披口不
絕誦固能沉潛乎幽窅矣然而天地之高廣也
川嶽之雄竒也南北疆域之大也遠近文物之
至美而繁也非寡交罕出者所能悉知而徧覩
於是行四方則視於自者非其所常其聽於耳
者非其所常聞賢可尊而師也善可親而友也
經涉既久其氣有不充矣乎余嘗聞關浪湧喜

與豪雋伍得其類此者多西江之朋也近歸姑
孰識黃尚明臨江人較余所得西江之朋則又
歛焉而容敬薰焉而德和蓋其蚤歲脩省于家
有沉潛之功不遽以自足操舟東渡歷吳之郡
邑因畱姑孰時嵩溪馬侯新建義塾招徠學子
議選髦士聘為塾師衆以尚明薦遂登講席教
事乃振暇則與客躡喬峰俯洪流訪前賢遺迹
追逐雲月調嘯於物表今又思維揚為四衝之
會將浮游淮海其經涉者益遠矣儻回翔而西
則鄉之人士見其學之邃文之豐有加於昔也

寧不改容而敬歎也耶

送黎仲良序

友人王克明以上黨黎仲良來謁且曰黎本潞之名族仲良在京師奏名為胄監生受鄭州學正精風鑒術蚤有蘊負自視歆焉於是應燕趙之疆東至齊魯南游于荆楚吳越將務富其學而充其才遂以益齋自號若其鑒人窮達壽夭竒驗縷出特餘事焉爾今其來也聞子有素而請見惡得靳一辭以賁之哉余聞克明言因取仲良齋扁之義而告曰伯益謂謙受益仲尼以

遷善改過為益德無盛乎謙尊光而卑不踰其益為何如也君子遷善則過必寡改過則善必增相資交助其為益又何如也上黨隸平陽民俗剛勁而任氣仲良儀恭禮和端上如不能言有謙之心哉意其親賢取友於四方得遷善改過之道故無負益齋之名也世之挾技術涉江湖觀貌聽言辯氣察色臆度禍福妄期榮富以徼利於一時俾庸躁之徒生覬覦僥倖之想芒芒滿路而未已不徒無益反致損焉合伯益仲尼之言而加警者仲良所以益已也即風鑒以

持正論使人知力善吉而恃德凶所謂相形不
如相心者仲良所以益人也今將官于鄭積其
歲月受命陞職又當推其益于時未可以技術
自待也仲良宜知所擇哉

送馬仲雲序

隆平之時有臺察以肅憲綱征伐之際有將相
以統兵政奉承於將相臺察能不失職保有令
善則於佐理一邑又何難哉馬仲雲世為薦紳
家結髮事刀筆嘗為吏金陵郡臺察蒞焉天子
耳目大臣坐鎮尊嚴聯案列居霆轟而鳴鸞乃

周旋其下儀度整閑接物無忤郡幙缺僚拔君
攝其事處置有方羣吏懾服及掌官廩出納田
賦數十萬悉稱其平余在金陵見其勞績喜吾
邦有人行志於大府受知於崇臺也考滿歸姑
孰除長洲幕官適淮甸兵起姑孰濱江迎送供
億日不暇給郡府委君贊畫當塗未幾三省行
臺官皆以宰執領大將治師江上軍需浩繁責
辦於旦夕陵轍摧撼寢食不遑仲雲應變神捷
當路咸喜其能不唯免過而已今將赴長洲雖
劇縣刑名之軫轉錢穀之富穰倍蓰他處然於

臺察將相既親歷其難而其才有為則佐邑無
難矣古謂遇盤錯而別利器仲雲有焉余惟姑
蘇為東南財賦甲區比歲民力凋弊蓋地產有
限而橫歛無窮或有謀策徹在上之聽推以矜
惻之心濟以惠利之澤使赤子樂其有生亦吏
治之光華也

送張文泰序

士所願者有文學以美其身有名爵以行其志
天下文學所萃者辟廡也天下名爵所出者朝
省也張君文泰則隸業於辟廡知名於朝省者

也往年鄉試東平衆謂其當擢大科乃弗如志
居京師執經聽樂趨跪胄子之列不自滿而遽
止一旦去燕廡齊魯浮大河而下涉淮沂江游
觀于吳楚至正庚寅秋余與之邂逅京口同舟
抵金陵君覽六朝故都時與賢俊伍既而訪舊
姑孰明年余歸而相遇言論意氣視昔有加所
至弟子歸向故居有廬食有魚門有長者之車
雖羈旅萬里而觴詠自娛今北上為卒業計吾
意太學先生及諸公卿皆將叩遠遊之所得君
可默而不言乎今徐豫荆揚之域亡郡縣百餘

兵火蕭條黎元塗炭江河淮濟天地血脉貴乎
流通乃至分截海上攘奪阻塞糧道擁重師者
未明戡定之方有民人者不先撫綏之術財用
耗費公私罄竭力役愈橫賄賂公行文武才略
可以立邦家太平之基者豈無其人哉或者任
之而未至取之而未盡爾文泰以身歷目擊者
發忠讜之議聳樞要之聞宜有濟時長策以副
當代渴賢之想由是以文學取名爵蓋非幸而
致也

送許經歷序

至正辛卯春喻川許君來長姑孰郡幕時承平
既久官事民俗一皆簡靜以吏文贊政而有餘
值兵起淮西連破州縣姑孰並江相望孔迩城
堞久廢軍伍寡弱君謂難於守禦大募民兵明
年武昌陷饒信徽廣皆不守行御史臺中丞江
南三省平章並領大將以姑孰居要會掛印開
府招勇悍集輜重府官多以差遣去故長幕者
不克少休董造兵器動以千萬計巨艘良馬武
備赫張出師之日疆弓精鎧虎旅雲趨金鼓震
爨旗纛蔽空許君亦與有勞焉築城役興時進

善策上官聽納大軍征討假道不絕君出入鋒
刃間供給不避艱苦暴兵犯寧國界及據溧水
四境日迫勤議拒守之計又明年春淮南省平
章將兵來援駐劄城郭供給益繁士馬飽芻粟
於是據溧水者潰境內脅從悉降自君到官未
久羽檄遄至不得從容坐幕中晝夜奔馳寢食
弗安家累隔數千里音問頓絕曾無私憂形於
言色唯思盡忠王事而已觀君神儀蕭散世當
無事謙抑逡巡似不能任勞劇及軍興隨機應
務雖紛擾倉卒意度閑雅何其能也然數十年

來南人不得仕省臺院部僅補遠道憲史君因
以吏役應海北兩廣憲司除惠州路照磨陞從
仕郎太平路經應嚮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祗
率世祖舊章南北人才視之無間俾其君子彙
進小人愛戴而致治之美垂衍無疆夫何妄生
區別於一統之朝日益猜忌懷憤諸人亦以擯
棄不錄搆釁引類發於長淮數千里間蔓延江
左干戈爛熳亦有以致之也比者悔過復國初
之制產自吳楚者得與中原人等則許君秩滿
銓司考績非復向時之待南人者比予故因其

行以卜世道云爾

送程子舟序

人有同室而異心異鄉而同道者其故何哉彼異心者重利輕義易進難退已絕而益附已去而復留雖嘗同室不害其為異心也此同道者愛惡之公正議論之謹直毅而能和通而有制雖出於異鄉而實為同道也僕得納交於程君子舟蓋異鄉而同道焉君世居婺源族人仕姑孰因來視有薦其文學於郡府者遂聘為泮齋之師適僕歸自金陵同時分教而自賀其得友

也列居鑪亭罄效相應晝則茗飲而集暮則袂屬而歸每聞君語心用開悟源上清濟之貫濁河也其為人也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誘義之所在汲上趨從至於正色斥邪據理折傲卒使公道昭明而異心者不得以同室矣遠近嚮風登屨雲翕君得以闡揚經術雖擾上危急之秋教養不輟學校光采冠于東南君至姑孰之明年婺源陷南望悲嗟及婺源平來者報母夫人及妻子避難皆歸室廬具存疾癘不染又以見作善之祥也道里漸通將圖歸省僕亦東渡浙

江同道而遠別寧不愴然于懷耶尚冀脩其德業充其才智出濟時艱當有餘裕毋長往而不來也

送豐姪良序

天下之至險者水而已智者設為防庸制其氾濫潰決之勢不惟遏絕民害且成潤沃之功物健而奔逸者莫如馬故馭以羈絡雖懦夫亦能擾而馴之使其勝重而行遠人有心也一或邪僻其險於水人有欲也一或蕩靡逸於馬矣先王之治天下也執其樞機不勞力而衆自定防

之馭之有其要耳示以道德仁義習以詩書禮樂教立而化行杜禍亂之端延泰和之祉曾何險逸之虞哉然古者為教其原出於朝廷後世為教其責歸於學校今郡縣學校之教學官董其事訓導專其職則師模所繫尤在乎訓導焉苟得端士闡論至理開發英才使斯民相觀為善雖有殘暴亦知尊君愛親不至於干戈紛爭赤子塗炭若此之極也姑孰學有訓導曰豐君姪良其先四明人宋尚書清敏公之族至正戊子秋同知張庸道主持學務聞姪良才行命學

官致幣徵為訓導。州良時為富族，塾賓其塾。厚禮堅留，未即起。郡府遣縣官迎請，乃至。時余同教四齋，授業之際，聚話傾倒，相驩無間。冬，余赴金陵，後至考滿歸，則見從游州良者增多。貴介子弟，規矩森肅。余又獲與州良同教，相驩有加。馬值兵符，四馳敵壘，近境軍馬載道，而誦讀之聲，庖廩之給，未嘗一日廢重。以憲司郡守，臨勵春秋享祀，朔望會講，升降周旋，宛如承平時。方人心惶擾，見庠序脩舉，衿佩趨踴，恬不解散。遂稍上自安。甲午春，州良辭職去。蔣君茂昭集詩

為贈，仰余序之。夫江東統八路，屬亂離之際，學校教養率多停弛。其七路之境，兵火傷殘，姑孰治三縣，獨能保有全疆，民不思叛。今又習保伍之法，奮威武之容，將以扞城禦侮，豈非教化尚明，聞風觀感者衆歟！先王防馭之有要，可驗於此。故因州良而爨焉。

送梁教授序

至正戊子春，會試南宮，朝紳居江浙者近百人，相與哀金大宴。江浙貢士及監生登第者五十餘人，余忝在坐。時會稽梁君州良為國子伴讀。

頎然出衆中相禮奉賓謙德和氣輝耀俎豆間
及余見太學諸先生或與六館諸生相遇每聞
稱道梁君後二載除太平路儒學教授需次未
赴癸巳秋余往會稽承乏高節書院行已數日
君始至太平視篆明年冬余以公委便道歸侍
遂得聚首泮林且見庠舍脩飾黜堊華炫弟子
游歌藹_匕彬_匕乃知君盡心厥職觀其情性寬
平儻舉觴屬客劇談軒豁殊無凝滯郡府薦
于江東憲司將以為憲史屬鄰壤兵警君以浙
東樂土其兄奉母在家恐貽遠憂惕然有東歸

之思郡府遂俾白事行省以便其歸士子咸謂
先生出自太學禮法習閑典教一邦方以善道
化民育才惜不能竟其所施於是賦詩贈別期
以早旋余謂仕而行道顯其親也歸而承顏安
其親也移孝以事君其為忠也大矣夫如是必
能厲志秉節隨所任用宣著於事功如古所謂
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豈不增倫理之重哉

送楊生序

余頃居海濱聞海人言有漁者力彊而善游厭
綸鈞利薄采具于淵無所得遂縋致岸底入水

百仞餘覺有物焉負而上塊然塗砂重蘚錮結
形質莫辨其徒相視駭咲偶越賈輿錢而過識
其為竒願市得之俄而倭賈舶至亦欲買以珍
貨兩賈爭求長價至數千萬錢漁以越賈先市
特貨與之及募剖斷乃巨蚌也得徑寸珠二圓
潔晶潤瑩無纖類光采流射日中艾觸明火煥
爍希有寶也越賈由是益富嗟夫物之可寶者
如此而士之可寶不尤貴於物乎楊生子直嘗
從余問學其華美不露故容辭弗殊常人與塗
砂蘚錮之類也始者受徒里閭福定楊氏聘為

塾師明年溪南劉氏奪而聘焉又明年楊氏增
厚幣踵門懇請子直之父喜復故疆命赴楊召
猶兩賈爭求而長價卒與諸先市者也吾聞楊
氏賢而禮賓其子弟多令器虛席待子者一載
今得子至真若得徑寸之珠子宜敷聖謨明理
緒使其疑釋而業精期底于成德豈不猶越賈
之益富哉又惟古君子之教人也獲學半之益
子惡得不反躬以自劬歲諸已而深純有媚川
之功施諸事而美著有照乘之用書曰所寶惟
賢其子也夫

送程推官序

凡臨民為政脩於外者不若誠於內善其始者不若保其終今之從仕於視職之初執禮奉法似乎公也敏事服勞似乎勤也貨賄不通似乎廉也是非有斷似乎明也或存諸內者非其誠徒藉是以立威徼利由是公不勝其私勤易至於怠廉變而貪明隨而蔽遂不克保其終求夫內外始終之一致者余於程君德明見之矣至正丁亥冬任太平路推官專理刑獄詳於聽讞用平反之法老吏憚服不敢任情出入人罪越

三載淮西兵起郡地危急府官多以守隘去職君受省委兼署府事省臺諸大臣來治軍旅為之繕甲兵具糗糧奔走供億晝夜不得寧居民乘釁攘奪者輒擊死於市用是衆不思亂淮民舟居避難蕪湖利其財者執以為寇纍繫獄議將盡戮君往推究雪其冤免死者三百餘人大軍來過迎勞罔不如意事當繁擾未嘗避縮遇倉卒不疾聲厲色其鄉婺源素無兵難或勸其遣家屬還為自安計毅然不聽未幾婺源果陷又三載代者始至在官六年公勤廉明有如一

百可謂誠於內而保其終矣程氏為忠壯公苗裔中順大夫苟軒先生君大父也用其廕主新城丹陽簿遷清江鎮征官陞候官縣尹建寧路推官調太平其在丹陽清江候官皆久任而於太平益久官至于久能稱其職孰謂久任之制不可行也哉既代士類為詩送別俾予序之若其政績之詳載在去思之碑茲故不述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引

送楊廷玉引

于湖昔有賢令楊姓長沙人善理政副慶遠安撫使地當嶺南要害蠻夷土俗怒則戰爭遂撫循其民夫以楊侯才德僅官小邑遐徼其子辟帥曹而早世天之報施若不得其平也子既歎揚侯之賢憫其子之不顯而思識其孫今廷玉之來也吾安能不悅乎嘗受業於梅溪李氏李以博學望湖南故其成立也異才德不墜其世

守宛然令噐也天之報施不速於近而悠於遠
將以昌揚侯之父子者昌其孫曷嘗不得其平
哉廷玉留于湖訪前人故跡道經當塗泝長江
南歸荆湘予友徐仲善集詩餞別告予曰廷玉
歸省母將廕席入官子宜有以榮其行予惟省
親孝先於愛也廕仕孝移於忠也一舉而二善
存是為引

送曹秀才引

漂水之境據太湖之隅城郭介山阜間金陵當
其北姑孰限其西非荆蓋往來之衝產茲土者

雖讀書抱藝能亦隱而弗彰苟厭其邑鬱不吐
之金陵則西之姑孰焉金陵憲臺所蒞漂之求
仕進而往者為多若問學則從游於姑孰前後
至者踵相躡也漂人曹子實儒族也嘗侍其祖
官浙東歸未幾而至姑孰以文獻舊邦多賢士
寓公子實翱翔乎其間觀感日深請益日不倦
仁義道德之言藹乎其日聞詞章記覽日每有
增暇則日從賓客游觴詠咲談文義日益盛故
皆樂與其進焉嗟夫世倂急仕進緩於求學舍
已為人本末失宜可憫也孔子曰學也祿在其

中矣因其歸書以遺之尚克底於成哉

送申振之引

大名申振之由憲司典牘為獄曹於姑孰人謂振之通才憲司要途獄曹細職舍所宜處俯從乎細惡足以盡其才乎是不然簣九仞之山必始於下航萬里之海必始於近國家恤刑釁禁典者視以寬厚廩焉是給醫焉是療此獄職所由設也姑孰訟簡狴犴蕭然振之餘暇必思法何為而可行刑何為而可惜善何為而可勸惡何為而可懲縲紲何為而非其罪桎梏何為而

非正命與夫革心禁暴之資其用於他日者要亦求之於素也積其歲月升吏溧水州由州又升憲司不難則所謂簣山而航海者實此乎始孰謂不足以盡其才也哉

送谷美之引

甚矣才之難得也所貴乎才者能適用於時耳今封疆千里郡府統治事若盜鹽午吏曹持案牘研律法以佐其官責不重乎金陵谷美之生長富族輕財好施予慕者多容其門由是家資無贏餘當道薦為姑孰郡史明於政體陳說可否

當理弗苟乃適用之才也予曰其事而驗之蓋
不以富累其心者則亦不累乎貧也美之前時
未嘗驕侈自盈及為吏而貧又豈窘戚不能自
安乎哉積而能散其不貪也審矣求盡是道在
儒者猶不多見乃於美之見之今調廣信囊橐
蕭然是行也不變平日所守遇事有方雖處繁
劇亦優為矣於乎尚慎厥終久大斯可期也

送劉生引

莫難耕於硤确力倍則可以有秋莫難濟於湍
激力協則可以挽舟君子務學不計材質之敏

鈍力之薦而不畏其難則可以趨於成也聖門
傳道唯參也魯而有得才辯明穎者弗與豈其
材質不敏哉學有力不力焉爾東平劉生從予
學未久而去請一言為別嗚呼材質天所賦也
學力已所致也枯於其質視學為難豈予所望
於生者彼硤确之可耕湍激之可濟亦在人力
為而已矣狃於安而憚其勞者怠也甘於退而
沮其進者畫也無是二者力薦于學使義理充
溢於中光華宣暢於外庶幾其有成也予師也
故規之以辭爾其聽省毋忽哉

送李國用引

學校之政必先於教養教養之具必資於金穀直學司金穀出納苟用當其才分守而公處學政可期於脩矣士夫之論重教養而賤金穀朝省之制由直學而陞教官位無崇卑以盡職為賢爾孔子大聖委吏猶屑為料量平會計當司出納於孔門者此其標準也天門書院稱京東南李國用直學於茲學田在浙西豪佃租賦不供悉懲其逋廩有餘粟帑有餘財脩廣廟學非用當其才而盡其職者歟予觀國用猶利器之

解盤錯今將陞教官乘時而出君子之道毋久隱於澄澗幽竹之居也

送馬師魯引

朝廷以吏術治天下中土之才積功簿書有致位宰執者時人翕然尚吏雖門第之高華儒流之英雅皆樂趨焉馬氏在南陽世有爵秩官行省者師魯曾祖也總管其大父也兄師孟昔尹當塗師魯借至時兵部尚書清卿以貴戚出監姑孰一見師魯亟加愛重命為郡史今遷廣信請文識別余觀由儒入吏者應四考始登於選

部此為吏之常調也有一拔陞清要可立取緋紫唯中土之才躋是者十八九師魯就吏有以也夫夫信劇郡也勗哉斯行廉隅以砥其節恪慎以勤其職豈無如尚書知己者拔而陞諸清要乎將見膺仕光於家世矣予嘗交其昆弟有斯文之雅故為引

送田克讓引

從事於吏而不為吏之常習者鮮矣甚矣人心之無恒也能不隨物而變如克讓者可尚也哉田氏為洛陽舊家友直楊侯獨愛克讓以子妻

之需次姑孰郡曹僑寓陋巷居室屢空當是時也克讓不戚也上以憂及職簿書監守幕官咸加器重當是時也克讓不躍也上以喜有不為吏之常習矣今調宛陵乃憲司所蒞允宜謹畏余友李毓之亦在幕下為我祝曰孝廉可以榮其親也名節可以全其身也審如是則遠大可致也言既而別

送白生引

河東白氏由金而元衣冠禮樂之傳著美中土族人游仕於南者余間識之則聞子端才美士

也及貳幕姑孰郡府始獲託交巷寓闔扉澹然
自守歲時諸弟或來省視最後鴻來鴻字子高
其從弟也子端喜其可教遂留止從余游子端
尋以憂去鴻亦去吾固嘉生質可進道生亦非
不欲依余竟業勢弗能耳筆硯之伍惜其別也
詣余請曰白子高及門雖未久然持飭有加勤
懇尤至且事師之禮恭衛道之意嚴也先生幸
有以貺其行吁吾學不逮辱諸生相長又篤友
誼如此可嘉也鴻獨未久而即然益可嘉也自
是而往省身治心言行誠一毋荒怠厥功則衣

冠禮樂之傳方新而未艾也其勉哉

送朱從善引

唐虞之德猶天矣不能去刑以底治隆後世民
訟日滋入於辜益衆得無善其法以處之乎各
郡理刑之職曰推官掌繫囚之職曰司獄推官
詰微釋枉辨察情偽銓司遊能者以任之司獄惟
典囹圄不攝它務人獨不樂為也者類貧病寡
能近年以來有能推官而無能司獄必得能獄
曹以佐之朱從善者太平獄曹也其為言曰凡
麗於縲校在法然也饑渴疾痛與常人同寧不

思盡予心哉從善雖業吏間涉書史由國初至今詔令例格纂集成編恪遵繩矩裨其官之不逮焉滿代當吏於理民之司予嗟今之為吏者務先刑罰獨未知德義可以化民心禮樂可以陶民俗也能以是於未然則刑罰不煩矣誠如是無辜者不陷於辜庶其善承理民之寄哉

送梁生引

新安葉宗海稱其友梁廷舉者弱別嗜學甘若啖蔗平居不好游其父為郡曹廷舉厭習吏事寧委心儒素今將歸願有以教之余雖不識梁

生而宗海稱許可知其人矣今世學者或視人出已右輒萌忌疾且遏抑其所長不能損人之善適以自滋其過匪唯學術失正抑其羣居有以相漸而化也今梁生得譽於人宗海不匿其美俱善矣哉雖然余將進生於道謙虛而自處若無果毅而自進若趨夷物我之町畦求聖賢之堂闡勗其成功可也梁生寓吾邦而不吾知也知之而不吾見何也於其去也并以問焉

送高鵬舉赴新安引

邑於茅山之陰曰白容其境幽奧風氣蘊結土

多美產珍草靈木性良於服食石之色理溫粹
如玉嘉穀豐饒居人殷殖間有讀書負藝可表
暴於世者軒然動其出遊之思用是高鵬舉就
辟太平郡曹日趨侯府左簿書右法律忠厚之
意藪於辭色今調新安夫新安大郡也領州一
縣五為理學文物之區然風俗與化推移昔稱
剛而喜鬪豈復有焉則可以優游於佳山水間
霞林瀑躡清漪曾臆又有金星礦石之硯冰翼
凝霜之楮諸茗絕佳皆可助其雅致余然後知
句容美產不專在乎物矣青山雪霽振旆而南

余素嘉其性情淳確不為吏習所遷作送高鵬
舉赴新安引

送高進道引

儒學正臨行簡言於余曰廣西憲史高進道馳
驛白事行臺道經太平相見於傳舍言論之頃
文采粲然今回廣西裾風帽雪莫或寧處子其
有以美其行余惟庶訪司禮法從出百僚式焉
桂林在嶺表控制百粵為西南會府境壤荒遐
風憲勢益崇矣然其民獷戾輕生苟馴擾有方
未嘗不可治也昔人稱其倍比華風今官於斯

例升兩級俸資特優間有不良於理者遂獠夷
其民孳上黷貨煽害郡邑故峒徭承釁盜剽無
時進道奉行憲典志在澄清則有司必加之意
使國家恩威流震海嶠將無怒則獸之虞矣遂
書授行簡貽諸進道哉

送吳生引

番禺吳廷鎮與余同試場屋余既充貢京師及
歸姑孰則廷鎮職金穀於郡庠其弟字廷用實
從之來余見其兄弟友愛敦篤敏焉脩學既而
廷鎮請以其弟受易於余生遂踵門摠趨服勤

佔俾問難請益余不專導以科舉之習方將納
於高明之域而生以父命親迎歲晚告別而南
嗟乎倫理莫始於繼承孝敬莫急於定省生於
是道固知之矣余友伯誠彭君於生為鄉先進
生歸接其言動承其輝光深省實踐毋逸欲之
遷沉涵義理以成其德庶乎有以慰其兄之心
而不負余之訓也

送陶培之引

延祐未設科之先郡縣學校襲前代故常季考
不廢但經義務穿鑿詞賦拘聲病其塗既歧其

習益陋及大比賓興然後芟掃前弊尊崇正學
由是聖經旨趣日月於人心之天矣故季考之
制其文藝無異場屋因茲而得儁鄉闈決科大
廷者蓋嘗有之余未暇悉數特舉一二曩董伯
與以皇極題中選明經書院庚申居江淞首薦
己巳又薦余同年友鄒功父嘗以文捷於樂平
今年登進士第季考有益不誣也陶培之家三
湖之陽力學孳々乃春夏二季郡侯舉堂試主
司考第連中第二郡侯率僚佐侯泮林燕贈光
華吾宗文物幸有培之成立寧不躍然增喜哉

湖雨新霽爽入軒几咀遺膏於殘編吐英詞於
新榮恢所造諸詎有涯耶若是則出身科第當
有日矣子將焉辭

送秦君用引

朝廷爵人非一塗入粟拜官未可槩以易視也
凡厚德者雖居殷富不蕩焉以肆不泰焉以侈
好禮樂善心存乎濟物乃君子操行假之以名
器非幸也秦氏故饒於資君用肆儒書謙恭節
儉有祖父風吾嘗以為秦積德數世其子孫寧
有不顯哉君用果以入粟受蘇溪巡檢蘇溪附

寶慶之新化縣其地介長沙零陵間其俗雖參
百粵其人則貴信而喜直惡欺而弗奢然尚氣
恃險不可以威制而可以德懷苟誘諭撫馴不
拂其心雖黠慝可以革面若夫脩武備防姦暴
輯寧境內是則君用知之矣昔周元公攝守是
邦後因卜居至今有瀟泉大賢餘烈遺化炳
具存訪求其跡致高山景行之思循其道以資
於用異時將如張釋之卜式躋於郎選尚可易
視之哉

送嚴明卿引

西江儒流嚴明卿客蕪湖累年文學受徒資脯
脩以給晨夕其為人也方不專執和不詭同記
聞該洽言論援據姑孰郡庠留執簿書周旋堂
庀之間奔走籩豆之下儀文偉然太守高侯子
明圖新孔廟恢拓基構明卿克遵約束趨事董
工靡憚劬勤俄而禮殿崇麗翼以脩廡塑從祀
像高閔輝煥神庖外列先賢有祀悉中矩度高
侯致政去仍協力以畢餘役又議復久沒產驗
舊籍辨于有司未竟而考滿終歸故額賴其倡
謀於前也明卿雖班下吏實則儒流效勞聖門

弗為卑賤涉艱難而無怨尤。人有所難者，抑獨不見夫良材乎？隱於叢蔚，霜鏖雪酷，歲月屢經。幹益脩，操益堅。一旦見知，工師則登，諸棟梁之用。安知世無知子者，尚其培養深固，庸俟所需哉。

羅君禮送行引

嚴陵羅君禮為行臺書詎者，詞牒期歲而代。循常典也。行臺統江南十道政令，刑罰為時儀準。由大夫中丞而下，以至御史掾曹，持禮蹈規，彬雅清嚴。君禮趨蹌其間耳，所聆者多嘉謨，目所

覲者多美行。心所養者無非僻之私，故於詞牒明以詢其隱，公以覈其情。使疑者彰，寃者釋，貪悖者伏辜，其能不可泯也。臺評嘉賞，檄補吏于郡。僉以其恪慎恭抑，無纖芥吏姦，歌詠以侈其行。而屬余為引，吾聞龍驤萬斛之舟，往來江河，穩如夷塗。一旦浮游鉅海，茫無津涯。長風疾驅，波濤吞天，靈怪百出其勢，莫測卒能載重涉遠，恬然以濟。及復入江河，則視若沼沚。熙熙無驚危之憂，由所應者大故，不難施於小耳。君禮既親臺察，出至郡署，何以異於是。然常情於事以

大為難處故兢畏而獲安以小為可忽故怠豫而萌變君禮知此道惟善是圖乃克有終哉

陳生送行引

五年前余自京師南歸四方士從游益衆姑孰城東一舍有靈墟山七口著姓曰陳氏遣子良器字君用者來從余游時生未弱冠神清氣完閭七淵七有老成風度自是奮志精搜強記聽余論義文之心演洙泗之旨若有契悟操觚成章藟可觀采纔踰歲所進駸七逼人後余貢京師而生亦以親迎還靈墟每閑暇時思昔從游

之士於生充倦七及來金陵長明道精舍及門舊友時有來省者生亦不憚勞而至其意亦勤矣居無何請一言而去嗟夫求道必自近始孝友周於家行義昭於鄉彬七然為君子矣由乎近而致遠使德崇而業茂廣譽之美克符其實庶其遂吾之心哉

魏典史詩引

理民之司縣負郭為最勞典史位居幕屬裁決簿書政事出入資其始謀祿輕而責重視他職難為也當塗疆域左湖右江為往來之衝郡府

控臨纖悉取給於縣小不及意督責立至視他
縣難為也於難為之縣居難為之職將恐迎送
趨走唯日不足奚文詞之暇務唯優於才者兼
而能之也魏德瞻典當塗縣史獎善斥姦處事
無壅長貳待以賓禮郡府亦善遇之昔馬難為
者為之無難矣予友蔣茂功出示與德瞻倡和
諸詩知其優游文翰陶寫性情超然叢雜喧囂
之表庶為優於才者豈泛常幕屬所可擬倫哉
茂功俾予叙其繫且用其韻系詩二章
秋蟾皎碧霄襟抱共清高刀筆精三尺網維摠

六曹紅蓮賓幕麗白髮世途勞簡牘有餘暇溪
山付濁醪

老氣薄層霄官卑足養高平生無吏習雅會有
吾曹驢背新詩穩牛毛細事勞每探經史味心
醉勝芳醪

姚江類鈔畧引

姚江類鈔畧者姑孰陶安氏之文也安字主敬
早治科舉業以為不足為遂攻古文既讀韓柳
歐曾等集又自史漢左傳泝而求之四代之書
粗能成章然根據於性命道德非魯鄒濂洛考

亭遺旨不道也不知者輒以文士見稱而有識者則以理學歸之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應酬為性踈慵多不畱藁近歲諸生追求散漫之文得序記銘詩雜著彙次成卷題曰辭達類鈔謂能達意而已每出外方不欲携以自隨以其文有未善不敢以示人也至正癸巳秋來姚江儒者趙養直求視所為文茫然無以應命從子旻發行李出其私藏總三十篇散亂不屬因令叙次謄寫就正於有道作姚江類鈔畧

陶學士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亭遺自不道也乃始者難以文其身存而
 者則以理學歸之但平昔之作不得已而應
 為性踈慵多不雷乘近歲諸生遠求微涉之文
 得序記
 能達意
 有未
 者趙
 裴行
 次應



以自隨以其文
 已秋來姚仁
 以應命從子曼
 不偏固命叙
 妙畧